

排他性

麥謙

種族之間

本年初，蘇聯發生一連串種族之間的衝突，民族自決的呼聲越來越高，成為戈巴契夫最頭痛的問題，由於過去蘇聯一向採取大國的沙文主義 CHAUVINISM（註一）。壓制和鎮壓民族主義；民族主義者認為必先打倒這些共產黨代理人，才是實行民族自決的第一步。其他東歐國家如南斯拉夫轄制塞爾維亞人，保加利亞對土耳其人，羅馬尼亞對匈牙利人，都在民主的浪潮中要求更多的改革。

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，美國黑白的問題，中國的新疆事件。都是民族之間互相排斥的結果，這些例子太多了，不勝枚舉。

地區性

在同一種族中，也分門別類，南北有別，習慣不同。京有京派，海有海派，形成了隔閡，人都說，月是故鄉明，以中國為例，分上海佬，北方老兄，香港仔。在加拿大又分台灣、大陸、香港、四邑。在文化溝又有土生

——竹升。他們的語言、教育、思想、感情上與上一代有著顯著的不同。

在聖經中，當腓力對拿但業說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，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，我們遇見了，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，拿但業對他說，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？（約翰一45，46）。連沒有詭詐的拿但業也輕看窮鄉僻壤的人。

矛盾論

毛澤東著有矛盾論，矛盾普遍地存在每一件事物之中，有其特殊性。又分主要和次要的矛盾，這些話引用史太林著的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，（註二）矛盾既然普遍地存在，怎能從對立而達到統一呢？所謂正論，反論和合論，換言之，解決問題，就要通過鬥爭，毛澤東應用這哲學在中國四十年來實行階級鬥爭，一個運動又一個運動，以一種仇恨，咬牙切齒地拚個你死我活，弄到中國民窮財盡。

合一

有差異就有矛盾，教會也有矛盾的事情，問題有大有小，有不同的意見，困難。倘若教會沒有問題，新約聖經就沒有那麼多卷了。新約中有些經卷敘述教會的各種問題，紛爭，他們怎樣解決呢？當然不會用共產黨那一套文鬥和武鬥。主耶穌說：「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，一城一家自相分爭，必站立不住」。（馬太十二25）那麼問題應怎樣處理呢？以愛和真誠替代仇恨和鬥爭，因為我們同有一主。最近教會正建造新堂，新堂的命名有許多提案，後來廣泛地徵求會員的意見，發覺意見甚多，眾說紛紜，難於統一，有人認為是優點，相反別人看成缺點。有人以為這名字會見笑大方，又有人認為那名字大而無當，不切實際。總之觀點與角度不同。

以弗所四1至3節：「……你們既然蒙召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。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、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……」。這是不容易做到，所以必須「竭力」，竭力保守「聖靈」所賜，合一的心是神所賜，乃神的心意。人總認為自己的意見是對的，謙虛是不自以為是，起碼要聽別人的意見，不自大，說話和態度要溫柔和睦，明知對方強詞奪理，也要忍耐，不抓辮子，不找痛腳，即使對方講錯了，要以寬容的愛心包容。合一的心是很難，讓我們都來學習。

秋水

最後以莊子的秋水篇中的寓言作為結論，

原文是古文艱澀難懂。今借助黃錦鉉譯本，作適量的修改，目的使讀者更易明白，同時可以知道成語的來源，而並非故意改修以炫耀自己或評辭黃譯本之不完美也。

秋天季節性的雨水來到，許多大小的川水流入黃河匯成一大洪流，漲到兩岸，從岸的一邊望到另一邊，分辨不出牛馬。於是河伯欣欣然自喜，以為天下壯觀美麗全在這裏了。他抬頭望著北海而驚嘆地說（原文：望洋向若而歎曰）（註三）：「自以為聽了道理很多，沒有人比得上我了。並且我曾經聽過批評孔子的見聞少，伯夷的義不足道，初時我不相信，現在我見到你這樣無窮無盡，若不是到這裏來，豈非見笑於大方」。（註四）

北海若說：「井裏的蟲」（註五）受地區的約束，所以不能講論海的事；夏天的蟲受時間的限制，不可以討論冰的寒冷；曲士（鄉僻之士註六）受禮教的束縛，不可以和他討論大道。」

何以會有排他性呢？為什麼我們不願聽從接納人的意見呢？我們都是有有限的，受地區的限制見識不廣；受時間的限制閱歷不深；受傳統思想的限制，先入為主的舊觀念根深柢固，形成頑固的排他性的思想。我們還沒有真的認識自己，我們是否或多或少是一個井裏的蟲（魚），夏天的蟲，和曲士呢？請三思吧！

註一：沙文主義，沙文是拿破崙的一個將軍，他崇拜拿破崙到盲目的地步，大國沙文主義，即是崇拜武力，以強大欺壓弱小。

CHAUVINISM 現已成為普通名詞，常在中文、英文報紙出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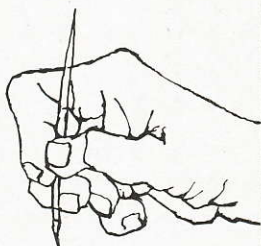
註二：史太林著，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。

註三：望洋向若而歎曰，洋與揚相通往上看。北海之名為海若，簡稱為「若」，望洋與歎原出於此，但義卻變了「無可奈何」。

註四：成語「見笑大方」，使有識之士看了好笑。

註五：畫讀娃，魚也，俗稱井底蛙。

註六：曲士，黃錦鉉譯一曲士，若沒有其他書本背景很難懂，辭源解作鄉曲，仍然費解，鄉曲解作鄉僻，那就明白了。



談粗製濫造

／顏路喬

與精雕細琢

大約三月下旬，我為「導向」寫了一篇稿，原打算第二天影印存底後，才投郵寄去。不料第二天有大風雪，在加拿大，影印店子與郵局都相距遙遠，為了方便，就託人在附近郵

箱投寄了。誰知兩週後收到滌然一信，說是收到信封一個，裏面空無一物，問是怎麼回事，又說，我寄去的開口信封，已有好幾次了；所幸前幾回稿件尚未掉出。

原來去年有一位來訪港客，送我一大包香港印製的航空信封，美觀實用，但後來發現有一個小毛病，就是封口的膠水不夠勁，若用水封妥，乾了之後，便鬆裂了。